

涪江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以藏族羌族汉族为例

杨芳

绵阳师范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DOI:10.61369/ETI.2025050040

摘要：涪江流域是中国远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里居住着藏族、羌族、等众多少数民族，藏族羌族汉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经济的交流，政策的影响，文化的同源促进民族间不断融合，在建筑风格上相互吸收，饮食习惯上相互渗透，以及其他方面也相互影响，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交往中不断促进民族交融，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华各民族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共同进步，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56个民族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关键词：涪江流域；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Research on Ethnic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Fujiang River Basin — Take the Tibetan, Qiang and Han Ethnic Groups as Examples

Yang Fang

Mianyang Teachers' College,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Abstract： The Fujiang River Basin i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Here live many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the Tibetan and Qiang. In the long-term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Tibetan, Qiang and Han people have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complemented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Economic exchanges, policy influences and the common origin of cultures have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They have absorbed each other's architectural styles and permeated each other's dietary habits. And in other aspects, they also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th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Han people and ethnic minorities, they continuously promote ethnic integration. Facing the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ethnic policies of ethnic equality, common progress and ethnic unity. The 56 ethnic groups have jointly built a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gathered into a powerful force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Fujiang river; basin ethnicit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重要报告指出：“以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1]，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交流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华大地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共同进步，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2]。涪江的上游阶段也就是川西高原东端的汶茂盆地一带，是中国远古蜀人文明的发祥地，千百年来，汉族少数民族在这片土地共同生活，民族之间相互往来，相互学习，相互融合，民族之间凝聚起强大的凝聚力，共同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3]。

一、涪江流域民族聚居概况

地域意义上的涪江流域，在汉高祖时涪县而得名，古代巴蜀以嘉陵江为界，蜀为内，巴为外，所以涪江又称内水或内江。周秦时期，涪江流域上游属氏羌之地，汉王朝开始在境内建置刚氏

道，唐朝吐蕃东进，随着政策的推进，松潘一带的藏族进入流域内虎牙、泗耳一带。南宋末年，宋政府设置土司在松平一带由汉人掌管，东南部的汉人开始大量进入平武、松潘、北川三县境内，占据了南坝以上涪江流域谷地。明末汉人薛、王、李三姓分别在流域内设置三处土司公署，管理虎牙、泗耳、白马西藏和北

课题信息：本文系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2024年度科研项目《涪江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课题编号：ZL-B0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芳(1985.10—)，女，汉族，四川人，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川羌地^[4]。清政府在今北川县内设石泉县、撤销土司，白马、木瓜、白草三番少数民族由石泉县管辖。通过《绵阳县志》记录，涪江流域面积较广，生活着汉、藏、羌、回等15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绵阳市域西北部，大部分涵盖涪江流域，有多个民族杂居的地方，还有30多个民族乡和平武、北川两个民族县，西北部有虎牙、泗耳藏族，白马藏族，羌族等^[5]。

二、涪江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点——以藏族羌族汉族为例

（一）建筑风格相互吸收

羌族由于战争影响，通常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族人紧密聚居，共同抵御敌人的聚合性聚落。羌族部落除了主要的石砌碉房与碉楼建筑外还有土夯民居和板屋，其中以石砌碉楼分布最广。羌族早期建筑兼有防御功能，碉楼上会设置防御性工事，羌寨大多依山而建，为了结合山高谷深的地形特点，外部道路多为单向折线式，而在村寨内部，为了加强防御，内部道路相对比较复杂，道路交通夹杂在建筑之间，有些聚落里还设有地下通道及地下水网体系^[6]。藏式建筑和羌式建筑相对比，虽然在建筑布局、建筑构造和建筑材料上有所不同，但是相同地域的建筑又较相似，从建筑色彩来看，藏族主要以红、白、黑三种颜色为主，羌族建筑主要以白色、红色、蓝色为主^[7]。白色在羌族的色彩中视为圣洁之色，这与羌族的居住环境有重要关系。另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藏族和羌族的建筑中又兼有汉文化的因素，例如羌族建筑中一些建筑门上也贴上了汉族春联，以及“大吉大利”、“出门见喜”等吉祥语，而羌族靠近藏族聚居区域的藏式特点又较明显，比如在羌族建筑中又可以看见经幡、佛教八宝、锅庄广场、藏式牛头窗等藏文化景观^[8]。

（二）饮食文化相互渗透

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断发扬光大，在饮食文化的发展中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菜系，其中八大菜系影响深远。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的形成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共同的生活生存中所形成的，不仅包括食源、食料、佐料的选择、器物的陈列、还包括饮食环境的选择，饮食礼仪等的影响。涪江流域生活的藏族主要有嘉绒藏族和白马藏族、羌族和汉族在长期的生活中饮食文化相互渗透^[9]。藏族的饮食习惯中肉食以牛、羊肉为主，他们擅长保持食物的原香，制作方式以烤、煮为主，伴随着民族之间的交流深入，藏族饮食中吸收汉族羌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餐，尤其是随着最近几年旅游业的发展，藏餐在藏族聚居的地方尤其流行。藏族喜欢制作酥油茶，也喜欢用酥油茶待客。藏族还喜欢喝青稞酒，边喝酒边唱歌，表达对客人的欢迎^[10]。羌族在饮食习惯上与藏族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相较于藏族，羌族的饮食相对精细一些，他们在食物的制作和烹饪上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多，羌家风味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也不断扩大影响力。腊肉、香肠、酸菜等都具有羌家风格，汉族家家到了春节也做腊肉、香肠。藏族虽然不吃猪肉，但是牛羊肉的制作也有了较大改变，比如用川菜风格烹饪牛羊肉，

让牛羊肉独具特色。另外藏族羌族又有共同的饮食习惯，比如都喜欢用洋芋、荞麦、和青稞做主食，都喜欢喝砸酒，都有喝酒唱歌的习惯^[11]。

三、涪江流域藏族羌族汉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的交往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历史上，涪江流域的各民族之间就存在着广泛的贸易活动。以地域交往为主线，不同民族间通过定期举行的集市、马帮运输等形式进行物质交换。生活在涪江流域的羌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盛产玉米、青稞、小麦、荞麦、花椒、烟草等，除此之外，羌族生活的地域多为高山或半山，有利于核桃、苹果、梨子等水果的生产，因此水果资源较为丰富，畜牧业方面以羊、鹿较多^[12]。生活于涪江流域的藏族，白马藏族和加绒藏族，主要以农业为主，手工技术为辅，藏族以畜牧产品如牛羊、皮毛等，以及特色农产品如青稞、药材等为主要交易商品；而汉族多以粮食作物、手工业制品如陶瓷、铁器等参与贸易。通过定期的集市、马帮运输等方式，不同民族之间进行物资交换，满足各自的生产生活需求。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涪江流域的各民族围绕当地特色资源，开展了广泛的产业合作。在特色农业领域，如中药材种植、特色水果栽培等方面，各民族通过技术交流、合作经营等方式，共同推动产业发展。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不仅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民族融合历史进程^[13]。

（二）政策的刺激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际主义原则是实现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达到世界民族完全对立，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提倡国际主义的同时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也成为我们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立足点。为了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通过教育支持、经济扶持、文化宣传、社会治理等措施，缩小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均衡教育资源，促进经济发展^[14]。位于涪江流域的绵阳市，就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完善交通设施促进文化宣传等措施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绵阳市民族地区平武北川等享受加分政策，义务教育阶段通过“全省系统”统筹招生等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绵阳市通过争取中央及省级资金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6.6亿元，用于支持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等^[15]。

（三）文化的同源性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藏族、羌族、汉族文化存在着诸多同源性，从藏族和羌族的起源来看，中原部落把西部游牧民族统称为“羌”，“羌”也是甲骨文中唯一一个关于民族的称号的文字，羌族与汉族相互交流，受汉文化影响深远，其中分支较多，也较复杂，学术界普遍认为氐人是古代羌人的一个分支，在古代氐羌常常连在一起，生活于涪江流域的白马藏族被认为是古代氐族的后裔，这在羌文化、汉

文化、和藏族文化中可以得到印证，例如在神话传说方面，汉族有炎黄传说，黄帝被尊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羌族传说也有与炎黄相关的内容，古羌人是炎黄部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羌族的传说和文化记忆保留着与炎黄时代相关的元素^[6]。藏族的一些传说中也能追溯到与古羌人的联系，如藏族起源的“猕猴与罗刹女”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期民族融合的痕迹，藏族与羌族汉族在神话传说体系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祖先认同线索。从语言学角度看，藏族、羌族和汉族的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汉语属于汉语族，藏语属于藏缅语族藏语支，羌语属于藏缅语族羌语支。这表明在远古时期，他们的祖先可能使用同一种或相近的语言，随着时间推移和民族迁徙分化，语言逐渐演变发展，但仍保留着共同的语言底层特征，如都有声调、语法结构中主语、谓语、宾语的排列顺序等方面存在相似性。汉族早期对自然的崇拜较为普遍，如对天地、山川、日月等的敬畏。羌族有着古老的自然崇拜传统，还保留着图腾崇拜的痕迹，如对羊

的崇拜。藏族也以自然崇拜为基础，崇拜各种自然和精灵^[7]。这些相似性，反映出在早期的生产生活中，三个民族的祖先面对相似的自然环境，产生了相似的精神需求。文化的同源性促进民族之间形成起强大的纽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民族融合与发展。

重要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涪江流域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祥地，其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交往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融，促进民族形成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强大精神动力，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将进一步深入推进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流交融，进一步提高民族幸福感，民族认同感，民族使命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 [1] 酈道元. 北魏水. 经注 [M]. 陈桥驿,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2] 萧子显. 南朝宋. 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3] 司马迁. 西汉.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4]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阿坝州志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0.
- [5]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4)
- [6] 乌云格日勒.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多维度解析 [J/OL].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 (04): 14
- [7] 孔亭. 协同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J/OL].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06): 13.
- [8] 徐静. 马克思生产理论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论析 [J]. 民族学论丛, 2024, (02): 5-13.
- [9] 杨宝琰. 心理学视野下的民族治理研究——评《认同视野中的民族关系》[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24, 16 (03): 114-116.
- [10] 马惠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历史观导向及其着力点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4, (03): 23-27.
- [11] 田卫平. 中华民族共同体“聚一融一生”历程的生动画卷——读《中华民族概论》[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4(05): 28-29.
- [12] 何廷伟. 保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文化认同 [J]. 百科知识, 2024, (12): 54-56.
- [13] 刘雪妍, 张会兰, 罗泽宇等. 基于 SWAT 模型的涪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水沙响应研究 [J]. 水土保持研究, 2024, 31(03): 79-89+100.
- [14] 贺存定, 张瑾, 高磊, 等. 重庆市西北涪江流域旧石器考古调查 [J]. 人类学学报, 2023, 42(06): 815-826.
- [15] 廖纯刚, 梁博为, 尹思亮. 2018—2022 年涪江流域绵阳段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研究 [J]. 皮革制作与环保科技, 2023, 4(20): 51-53.
- [16] 李珊. “互联网+”视域下绵阳流域“涪江号子”的保护与传承 [J]. 艺术品鉴, 2023, (27): 39-42.
- [17] 陈浩, 林孝先, 董廷旭等. 涪江流域地貌特征及其与人口、经济的相关性研究 [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4, 45(01): 63-69.